

凌风飞燕（中）

“瞧你说得多粗野？”飞燕回避他的目光；“你在姑娘们面前，是这么放肆的？”

“从前不是，现在是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经此巨变，我要彻头彻尾成为一个无聊的江湖人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这一来，我的心理上就没有负担。”他淡淡一笑，笑得阴森：“我发现你们江湖人所行所事，其一是不把别人当人看，也不把自己当人看。其二是随时随地可以杀人，也随时可能被人所杀。其三是讲仁义道德讲理性的人，是活不了多久的。从现在起，将会有许多狗养的畜生要倒霉了，我就要把江湖闹个天翻地覆的，刮起血雨腥风。”

“你这种转变很可怕……”

“你将会看到更可怕的，所以你在心理上必须有准备，除非你离开我远一点。”

“你……你是什么意思？”飞燕悚然问。

“因为你将发现，接近我必定会为自己带来许多是非意外和不测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将会发现自己成为他们迁怒的对象，将会不断发生这次被波及、被掳劫、被凌辱的故事。这也是你们江湖人劣根性之一：欺善怕恶，迁怒弱者。好了，不要多说了，你是一位好姑娘，好自为之。”

“凌风……”飞燕急叫。

可是。晁凌风已经走了，身形冉冉而去，眨眼间消失杏树林深处。

夜来了，孙家大院毫无动静，十余栋房舍黑沉沉，没有灯光，不见人影。

二更过去了，三更天依然毫无改变。

五更初，五个夜行人越墙而入，消失在黑暗的内院房舍深处，毫无声息发出，像五个鬼魂。

不久，小厅堂中终于出现灯火。

共有七个人聚会。

其中两人显然是匿居在内的，孙家大院内并非无人留驻，而是留驻的人不外出走动而已。

“真的毫无动静，这一天一夜中，的确不曾有人前来窥探踩线。”留驻的一位大汉坚决地说：“即使是最没见识的人，也不会再来踩探放弃了秘窟。”

“晁凌风不是最没见识的人，飞燕也不是初出道混混。”那位佩了开山斧的中年人冷冷地说：“昨晚到处行凶，指名追查他俩的一群神秘人物，更是可怕的武功超绝老江湖，其中很可能有人前来寻找线索，你们留在此地的人千万不要大意。”

“闲话少说。”为首的青衣人不耐地挥手：“长上派人传下话来，晁凌风与飞燕杨娟，很可能与昨晚大开杀戒那群神秘人物有关，咱们必须留意他俩

的一举一动。你们留驻此地的人，发现任何动静，皆需以急足向上察报，如无制服他们的把握，不可逞强贸然出手，以免反而落在他们手中，知道吗？”

“晁小辈又没有三头六臂，上次不是被神针玉女轻易地擒获了？”一名大汉气虎虎地说：“咱们这许多人，明枪暗箭齐施，难道就对付不了他？长上似乎有点反常，起初并不在意晁小辈，现在却将他列为劲敌，是不是太抬举这初出道的小辈了？哼！”

“孙兄，你不要不服气。”为首的青衣人好言相劝：“各方面的人都在找他，近期内将有不少武功超尘拔俗的高手名宿，应召前来对付他，咱们这些小有名气的人，还是暂且避开他才是上策。长上传下话来，要通知咱们的人尽快撤离已经暴露的秘窟，孙家大院正是其中之一，所以你们必须尽快设法撤走。”

“天一亮咱们就撤。”留驻的大汉悻悻地说。

“那就好。时光不早，咱们要到他处传讯，该动身了，这里的人必须千万小心，咱们走。”

五个人喝掉杯中茶，离座而起。

门缝中突然传入一声怪啸。

声虽低但入耳清晰。

五人脸色一变，为首的人机警地迅速吹熄了桌上的灯火，厅中立即陷入黑暗中，全宅寂静如死。

外面是一座供女眷游乐的后花园，栽了花木建了亭台，黑夜中似乎鬼影憧憧，夜风一吹，花木枝叶摇摇。

尤其是竹枝发出的摩擦声音，最为令人心为之紧。

一个修长的黑影，屹立在花树棋布的草坪中心，不言不动鬼气冲天，像是刚从地府深处来到阳世的鬼魂，阴森之气慑人心魄。

“你们准备得相当完善。”黑影的语音也充满了鬼气；“传讯的人具有自保的实力，暗中另派高手保护，足以对付有意袭击传信人的狩猎者。你们已经发出警讯，打算里应外合，反猎我这个狩猎人。在下等你们完成布网，现在该现身了吧？”

微风飒然，黑影一闪即至。

“阁下的蹑踪术真的不错。”现身的蒙面佩剑人也用带鬼气的语音说：“身法飘忽如魅，定非泛泛之辈，乍隐乍现有如鬼魅幻形，江湖道上罕见你阁下这种轻功高手，亮名号。”

“不久自知，该亮名号时，在下定亮。你们负责保护的人共有三位，反追踪的技巧无与伦比，值得骄傲。”黑影的嗓音沉静从容：“何不一起现身？在下只有一个人，你们不会害怕吧？”

“阁下……”

“在下知道你们害怕，蒙面巾一直不敢除去。”

“蒙面是咱们的标志，你阁下应该知道咱们并不害怕。阁下追蹑在敝同伴身后前来、不知有何用意？”

“来找诸位讨消息。”

“甚么？讨消息……”

“正确地说，要口供。”

“大胆！你知道你在对谁说这种话？”

“不知道，在下也不需要知道。既然你脸上用遮羞布掩去本来面目，用

意就是怕被人知道身份底细，必定不是什么有头有脸人物，在下不必知道。”

“哼！等老夫把你弄得半死不活之后，再告诉你老夫是不是有头有脸人物。”

黑影疾闪而来，是穿裙的。

“尤老小心，他是晁凌风。”穿裙的黑影急叫。

可是，已晚了一步，尤老声落人已闪电似的扑上了，左爪前坤，右爪下沉，一前一后一上一下，速度与劲道极为惊人，爪攻出才听到高速破空的气流激荡声，忿怒之下出手，用了全力志在必得。

晁凌风早有准备，早就料定对方被激怒之后，必定用可伯的致命绝学一击。

他的手更快，似乎快了一倍，出手的劲道对方无法看出，奇准地斜搭上对方的左爪背近腕处，马步向下沉向后侧退。

太快了，谁也无法看出变化。

五指一搭的刹那间，他感到对方手上传来的反震刚猛怪劲十分惊人，而且灼热如焚，假使他不是手上运足了神功，手一搭上对方的爪背，五个指头可能被震碎，或者皮裂肉焦。

像是玄门神功三昧真火，对方的一双手真的有似烙铁，爪下无坚不摧，被抓实那还了得？

一声狂叫，尤老飞翻而起，平空中翻腾两匝，却未能安全着地，砰一声摔倒在两丈外，几乎攒中那位穿裙的女人，摔了个手脚朝天狼狈万分。

女人既然敢抢出向尤老提警告，武功必定比尤老高明，但做梦也没料到尤老出手枪攻，一照面便灰头土脸，因而大吃一惊，心底生寒。

还来不及有些反应，晁凌风已找上了她，一掌当胸长驱直入，现龙掌吐出便已及胸。

黑夜中拼搏，全凭经验与本能攻击防守，不可能完全避免被对方击中，问题是击中的地方是不是要害，以及是否禁受得起打击。

女人经验丰富，晁凌风则禁受得起打击，双方势均力敌，一照面间，便电光石火似的攻防了十余招。

经验是累积而获得的，晁凌风每搏斗一次，便多获一分经验。

女人虽然武功惊人，但在他手下仅能获得短暂的优势，十余招一过，便被他领悟出反击的技巧。

一声冷哼，他的掌排开女人浑雄周密的防卫网，斜拍在女人的右肋下，如山劲道突然进爆而出。

砰一声大震，女人倒摔出丈外，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，呻吟着挣扎难起。

两人交手说来话长，其实为期极暂，女人被击倒，那位被攒飞的尤老仅来得及挣扎着站起。

第三个黑袍蒙面人，刚好从另一角落，以令人震骇的奇速扑出。手中剑发出龙吟虎啸般的慑人心魄振鸣，身剑合一比虹而至。

晁凌风身形如电，一晃之下便在剑尖前失踪，却出现在列站起的尤老身旁，毫不客气地一掌将尤老重新击倒，信手拿了尤老的剑。

“阁下的修为已臻化境，剑上已经可以发出剑气伤人。”他拔出夺来的剑，去掉剑鞘向青袍人叫：“居然蒙面遮羞，成了见不得人的货色，冲上来！”

青袍人正剑化电虹，无畏地向他冲来。

“铮！”震鸣刺耳，火星飞溅。

电虹在他的剑前震扬而起，而他的剑尖却长驱直入，到了青袍人的右胸前。

青袍人大骇，扭身闪避沉剑急封。

噗一声响，他的剑把云头，重重地反撞在青袍人的小腹上，贴身、转剑、反撞，其快如电，一气呵成。

“嗯……”青袍人俯身拖剑急退。

“啪！”耳光声震耳。

“哎……”青袍人惊叫，仰面摔倒。

三位可怕的高手，全部躺下了。

“你……你这是什……什么赖皮剑术？”掩住小腹正要挣：扎站起的青袍人怪叫：“简……简直是泼皮打法……”

“不错，这是赖皮剑术。”晁凌风拂动着剑说：“在下用剑接招，没错吧？一耳光把你揍倒，也没错吧？你又何必计较对手用什么剑术？能击倒对方就是胜家，胜家就是高明的人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以为你是剑术名家？”

“二十年来，老夫剑下十战九胜……”

“你少臭美。把剑拾起来，在下用剑让你开开眼界，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”

青袍人咬牙切齿拾剑，似乎腹部仍感到不好受，俯身慢慢抓住了剑把，慢慢地作势挺身而起。

“你如果再次突袭，在下一定杀死你。”晁凌风冷冷地说：“你既然自认是剑术名家，就不能有刚才突袭的有失风度举动，在下不会原谅你这种人。”

青袍人的确准备创造第二次突袭的机会，知道诡计落空，只好迅速地挺身站稳，亮剑立下门户。

剑气再发，杀气涌现，青袍人的内力驭剑极具威力。

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晁凌风伸剑问。

至少，在声势上他就差了一大截，剑上连剑气也不能发出，更缺乏霸道的慑人气魄。

不论是出剑的气派，或者驭剑的功架气势，皆平平凡凡毫无过人的表现，比青袍人那种气势磅礴的情景完全不同。

青袍人看破好机，立即发起雷霆万钧的抢攻，冷哼一声，剑虹射到，身到剑及，风雷骤发。

他的剑毫无力道地楔入对方剑虹织成的剑网，可怕的剑气竟然排不开他伸入的缓慢剑影。

青袍人的剑网非常的绵密，但似乎仍有一道几微的间隙，而他的剑，恰好从这一丝几微间隙中楔入，然后剑势突然加速，加快了数倍，疾射青袍人的右肋。

“铮！”剑鸣震耳，人影乍分。

青袍人反应快速绝伦，居然在千钧一发中沉剑自救，险之又险地封住了这神乎其神的一剑，同时疾退八尺脱出险境。

一幅袖桩，突然飞出丈外，翩然飘落尘埃。

是青袍人的袖桩，因沉剑自保而触及晁凌风的剑，不可思议地被削落

了。

这是不可能的事，但确是发生了。晁凌风的剑并非是吹毛可断的神刃，柔韧的袖桩，怎么可能一触即断的？

剑与袖接触的方向是平行的，袖根本不可能与剑锋相交接触，除非是在行将接触的刹那间，剑锋恰好扭转，从直点改变为斜拂。一如果是扭转斜拂，这表示晁凌风的剑临时改变目标，也就表示青袍人能逃出剑下，并不是幸运，而是晁凌风无意伤人，有充裕的时间改变剑势更易目标。

青袍人骇然稳下马步，意似不信地瞥了自己的衣袖一眼。

“你驭剑的内功很不错，剑术也狂野泼辣。”晁凌风轻拂着剑向青袍人移步接近：“但要想在晁某面前侥幸，无此可能。阁下，你愿意招供吗？”

一招受挫，青袍人失去信心。

“你……你要……”青袍人惊惶了：“要什么口……口供？”

“你们的长上是谁？”晁凌风沉声问。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不招，在下会……”

“老夫迄今为止，还没看过长上的庐山真面目。”青袍人急急地说；“与老夫打交道传口讯的人，全是戴了头罩的人。咱们这些人中，只认信记不认人。”

“你们的分辨信记是什么？”

“是……嗯……”

被击倒吐血的女人，本来侧坐在青袍人的右后方不远处行功调息，这时突然跳起来，前掠八尺虚空一掌拍向青袍人的背影。

晁凌风想阻止，已无能为力。

青袍人身形前冲，向晁凌风冲去。

晁凌风飞跃而起，从青袍人顶门上空飞越，猛扑女人，不用剑而伸出左手，虚空向下抓。

女人仅退了一步，晁凌风已飞越青袍人下降。

“啪！”女人一掌反拍在自己的印堂上，知道跑不了，因而自行了断。

晁凌风的破空抓劲慢了一刹那到达，女人已仰面倒下去了，印堂内陷，颅骨已裂。

青袍人也向前栽倒，挣扎了几下，再也爬不起来了，口中鲜血狂流而出。

晁凌风心中一凛，这鬼女人杀了同伴灭口，自己也自杀以免被逼供，显然地位比青袍人高，很可能是直接指挥青袍人的人，他失去一个重要人物，得不到口供了。

他转身寻找被他击倒的尤老，可是，尤老已不知何时溜走了。

他不死心，迅速进入房舍，希望能拽住屋内的人逼取口供，他知道屋内至少还有五六个人。

黑夜中屋内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任何角落也可以躲藏，到何处去找人？想得到必定白费劲。

辰脾左右，他才回客店，退了房间取走了行李，匆匆出了宾阳门，到了城东的郊区。

不能在城内闹事，城内活动不易，举动皆在对方的监视下，他必须出

城找地方隐起行踪，化明为暗方能办事，方能避免受制于人。

他在东湖的南岸一处小村落，向一家姓张的农户借住，还以为真的可以摆脱对方的追踪。

小村仅有十余户人家，位于东行的大道旁，这地方不适宜隐身。他毕竟缺乏江湖上的经验。

他打算午后再到东湖走走，或许能碰上一些人打听消息。

上次在东湖碰上了不少人，这些人应该可以供给他一些线索。

整理好借住的简陋客房，正想小睡片刻养神，门外已传来脚步声。

“晁公子。”主人张老农在外叩门：“外面来了七八个人，要求见公子爷。”

“哦！是些什么人？”他拉开房门问。

“他们不说，只说见面自知，有男有女，佩刀技剑。公子爷，请千万小心。”

“多谢关照。”他由衷地说，举步向外走。

出了院门，他颇感意外。

八位男女，他认识两位。

一是太极堂的追魂夺命刀楼炉主。

一是上次在东湖拦住他的美丽小姑娘。

原来这美丽的小姑娘，是太极堂的人，而且地位甚高，八个人显然以小姑娘为首。

他曾经对这位小姑娘甚有好感，想不到小姑娘却是太极堂的重要人物。

小姑娘那天穿得朴素，像个小家碧玉，今天却是穿水湖绿劲装，外罩薄绸同色披风，气质完全改变，变得明艳照人，风华绝代中带有三五分英气，佩的剑光花出色，比公冶纤纤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比起飞燕杨娟，似欠三两分成熟，但青春少女的气息，却比飞燕容易吸引人。

天下的男人们，谁不喜爱青春少女？

“诸位消息真灵通。”他出门微笑：“在下刚到片刻，诸位就找上门来了。楼老兄，有何见教？”

追魂夺命刀的身份地位。在其他六位同伴中，显然排名在最后，因为所站的位置在最外侧。

“堂主的千金，特来求见阁下。”追魂夺命刀讪讪地说：“不敢相瞒，敝堂派有眼线，留意阁下的动静，所以知道阁下的落脚处，因此……”

“因此前来会晤？说吧！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“小姐，这位就是晁爷。”追魂夺命刀向小姑娘欠身说：“晁凌风，晁爷，这是堂主的千金冉芳华冉姑娘。”

“幸会幸会，冉姑娘。”晁凌风抱拳为礼：“那天在东湖，在下有眼不识泰山……”

“该说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晁爷。”冉芳华羞红着脸，神态十分动人：“那天一指高升该是晁爷赶走他的，而非公冶姑娘所逐走……”

“姑娘料错了，那天确是公冶姑娘把一指高升迫走的。请问姑娘，找在下有何见教吗？”

“奉家父所差，请晁爷至小洪山镇小叙，请教晁爷被劫持的经过。”

“这……其实，在下迄今仍然查不出那些人的底细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在下被暗算劫持的事，与一帮一堂无关，而一帮一堂却为在下的事而流血火并，

在下深感遗憾。目下满城风雨，谣言满天飞，在下委实不宜与任何一方的人往来，以免引起更深的误会。令尊的盛意，在下恕难应召，姑娘请谅。”

“晁爷，请务必成行。”冉芳华坚决地说。

“很抱歉。恕难从命。”他也坚决地拒绝。

一名中年人哼了一声，鹰目闪闪生光。

“阁下。”中年人沉声说：“堂主的千金可是一番诚意，阁下不必推三阻四。一帮一堂为了阁下的事，死伤甚惨，在情在理，阁下也该有亲自出面交代的必要，要不就是作成心虚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晁凌风不悦地抢着问：“好一个作贼心虚，你说话的口气，是贵堂主所授意吗？”

他本来就对太极堂有成见，总觉得九天玄女于天香，设谋劫持青龙帮的少帮主，不论任何方面都是不合道义的事，主观上就认为太极堂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
五十二命的客船血案，要说太极堂毫无干连，那也是难以令人心服的论调，至少大多数江湖人不以为然。

虽则金狮曾经义正辞严向他保证与太极堂无关，但要说他完全相信，那是欺人之谈，他心中有疙瘩乃是情理中事。

这位中年人的口气，勾起了他心中的怒火。

“晁爷请息怒……”小姑娘一看不对，赶忙出面劝解。

糟了，他更冒火啦！

“冉姑娘。”他虎目怒睁：“你居然不先制止你的人胡说八道，看来，你是有意带人来示威的了。”

“晁爷，请听我说……”冉姑娘毕竟也是少见识的人，处理不了这种突发事件，急于解释，反而弄得更糟。

“在下没有听你说的必要。”他大声说：“你一度曾经指责在下说谎，所以在下不相信你，因为你把真话当作谎言。你们走，有什么事，你们去找妙手空空柏大空，因为他拍胸膛包揽了你们一帮一堂的过节，与我晁凌风无关，请不要来打扰在下的清静。”

来的八个人中，除了冉姑娘年纪比他小之外，其他的人包括追魂夺命刀在内，年岁都比他大得多。这些自命不凡在江湖玩命的人，怎受得了他一个后生晚辈的怒责？

那位紧跟着冉姑娘形同保镖，相貌威猛高大魁梧的中年人，立即怒容满脸，虎目怒睁。

“姓晁的，你这人火气怎么这样大？”中年人沉声说：“不要以为本堂的弟兄尊敬你，你就……”

“你简直在放屁！”他粗野地叫：“看你们这种声势汹汹的鬼样子，这叫做尊敬？如果不尊敬，岂不是要把在下踩在脚底糟蹋？哼！在下的确火气大，当在下被一群狗养的杂种，用阴谋诡计掳入地牢，用金针过脉制了十三条经脉，再上绷架绞桩灌辣椒水逼供，要在下心平气和与你们这群不知感恩的人表示驯服，你是昏了头。我警告你们，在晁某尚未查出凶手之前，贵堂难免涉嫌，所以你们最好识相些，离开晁某远一点，不然，哼！”

他愤然说完，扭头往农舍走。

“晁爷……”冉姑娘惶然叫。

“小姐，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”中年人阻止姑娘多说：“看他那精神抖擞

的神气样子，像是被金针过脉上绷架绞桩折磨的人吗？”

“成副堂主……”

“小姐，请让本副堂主处理。”中年人用具有权威的口吻说：“金狮宋副堂主说这小辈如何了不起，本副堂主却是不信，不将他带回小洪山镇，如何向堂主交代？不能与这小辈来软的，哼！”

他止步候然回身，冷然注视着夸海口的成副堂主。

太极堂有三位副堂主。

金狮宋斌是首座副堂主。

金狮之所以能位居首座，并非因为武功居首，而凭声望、人缘、为人公正尚义而获致。一个领导人才，不可能是样样第一的超人。

金狮知道晁凌风非常了不起，但这位太极堂的第二位副堂主镇八方成君豪，却不相信有关晁凌风的一切传闻，只相信亲自目击的事。

自命不凡的人，大多数不相信传闻。

“你想来硬的？”晁凌风轻蔑的态度和口气，立即引起镇八方的愤怒。

“不错。”镇八方怒声答：“对付你这种毛躁幼稚，胆大妄为的小辈，唯一的办法，是毫不留情加以惩戒打击，免得你日后闯出更大的祸事来。”

“冉姑娘。”晁凌风转问冉芳华：“你不打算阻止这位狗屁副堂主胡说八道吗？”

火上加油，镇八方怎受得了？不等冉姑娘有所表示，镇八方已疾冲而上，大手一伸，金豹露爪劈胸抓到，要用擒拿手法擒人。

晁凌风突然疾退八尺，身形一晃，随即侧射丈外，似乎在刹那间连换三次方位。

这瞬间，镇八方已经双手连攻三招，原来那一记金豹爪是虚招，招发即变，掌进身随，三记凌厉无匹的劈空掌势若雷霆，内劲破空声如隐雷，掌力已可伤人于八尺外，内功修为已臻炉火纯青境界，难怪敢夸海口。

“在下已从阁下的神意中，看出你的意向。”晁凌风拉开马步沉声说：“在下不怪你动杀机，却不原谅你这种毫无成名人物风度的攻击手段。”

镇八方心中暗惊，没料到突击居然落空，三记劈空掌已浪费了三成真力，碰上了劲敌，心中一惊，便不敢再出手枪攻，立下门户暂取守势，全神待敌。

晁凌风似已料到对方已失去信心，一声低啸，扑上了，无畏地走中宫强行欺上，行正面强攻。

镇八方吐气开声，连发两掌。

劈空掌力在晁凌风的巨掌挥拂下，消散于无形，隐雷似的破风声，变成了泄气的异响声。

近身了，巨掌排空直入。

“啪！”镇八方挫马步硬接，劲气四荡。

力与力的拼搏，功深者胜。

镇八方惊叫一声，踉跄暴退三步，马步一乱，右掌不住发抖。

晁凌风唔了一声，一闪即至，掌发似弃雷，四声打击及体震响传出，似是四声同时爆发，四掌全落在镇八方的胸腹部位。

“呃……”镇八方终于支持不住了，双手无法封住对方沉重快速的打击，挨了个结结实实，连一掌也没封住，直撼内腑的力道击散了内功，气散功消如击败革。

“吧嗒！”镇八方仰面摔倒，手脚全松了。

四把刀剑同时扑到，阻止晁凌风扑向镇八方。

一声沉叱，晁凌风像扑入羊群的猛虎，从刀剑丛中强行切入，掌劈脚飞有如电耀霆击，四位高手像撒豆似的，向四方飞跌。

一声娇叱，冉姑娘及时加入，叱声中纤掌已光临晁凌风的左肋，她必须阻止晁凌风痛击她的部众。

“啪！”晁凌风硬封住她的掌。

一阵令人目眩的抢攻随即展开，双方以快打快奇招迭出，攻得猛烈防得绵密，片刻间各攻了十余招之多，与先前晁凌风力拼镇八方的内功相搏完全不同，各展所学以拳掌招式取胜，看谁能击中对方的要害。

晁凌风如果不是早先对冉芳华有好感，他必定以内力行致命一击。

他感到有点困惑，这位小姑娘的拳掌变化十分泼辣诡奇，似乎比冷剑的女儿景春莺，修为相等而经验要丰富些。

他所见过的四位小姑娘，武功修为似乎都相差不多，似乎都比老前辈的高手名宿强，果真是江湖无岁武林无辈。年轻的一代取代前辈指日可待。

他，也是年轻一代中，武功修为最出色的一个。

景春莺是侠义名门的千金，有一大群捧她的人。

公冶纤纤是青龙帮帮主的女儿，有一大堆奉承她的人。

冉芳华是太极堂堂主的女儿，统率一大群部属。

飞燕杨娟是江湖女英雄，有身份有地位的名女人。

他没有理由不向武林风云人物的道路上迈进，他应该获得应有的地位。

心念一动，雄心陡涨。

身法一变。他掏出了真才实学。

左掌封住了冉芳华的一掌一拳，他的右手奇兵突出，看破好机钻隙而入，劈啪两声轻响，马步一沉，屹立稳如泰山。

掌背击中对方的右后肩，再拍在对方的右肋下。

冉芳华飞退丈外，冒汗的面庞突然失去血色。右肋不易击中，而且是要害软弱部位，挨一下真不好受。

假使掌上用了内力，保证会拍断三根肋骨。

“你们走！”他沉声说：“不要再来。太极堂的人，今后必须离开晁某远一点，晁某耐性有限。记住：在下已经警告过你们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冉芳华粉面铁青：“我们可是抱有诚意，前来敦请你的……”

他哼了一声，扭头便走，脚步沉重地踏入院门，重重地把门关上。

“可恶！”被揍得浑身疼痛的镇八方，又愤怒又惊恐地冲他的背影怒叫。

镇八方身边仅带了两个人，当然这两人全是他的心腹。他不随堂主的千金返回小洪山镇，却往城里走，准备找朋友商量。

仍然感到身躯疼痛。他恨透了晁凌风，但又恨又怕；

风雨欲来，三个人在城郊的路上走，是非常危险的事，很可能会碰上青龙帮的人寻仇报复。

但他并不在乎青龙帮的人寻仇，以青龙帮的实力，真没有几个敢和他镇八方拼老命的高手。

走了两里地，路旁的竹丛中，踱出一个相貌平凡的青袍人，年纪与他不相上下，快半百年纪了。

“成副堂主，阁下似乎气色不怎么好。”青袍人拦住去路，脸上涌现阴笑：“栽在姓晁的小辈手下了？”

“噢！你……”他讶然止步。

“不要问在下为何知道，反正知道就是了。”

“尊驾……”

“休问来历，反正是友非敌。”

“哦！真的？尊驾是有意在此等候的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你奉到指示，进城去找一个人。”

“唔！你怎么可能知道？”镇八方极感惊讶；“在下接到指示，根本不可能让外人知悉……”

“在下知道了，不是吗？”青袍人阴笑更浓：“至于下一步的行动，也只有在下知道。”

“下一步的行动？”

“对。当你们对付不了晁凌风时，第一步行动就是要你返城，去找妙手空空柏大空。

第二步行动，是把你的尸体留在晁凌风的落脚处附近……”

镇八方是成了精的老江湖，但表面上却显得暴躁，反应迟钝，在双方对话中，可显出他的迟钝性格来。

与一个知道自己底细的陌生人打交道，岂能处处表现出自己无知与惊讶？

其实，他心中已有了应变准备，让对方把他看成无知与愚蠢的人。

不等对方把话说完，他突然向前一仆，双脚向后猛地左右分张。双手一推地面，身形已飞腾而起。

两把钢刀一直一横，在他身后突起发难，却慢了一刹那，他已先一刹那仆倒，双脚分别踹中两位随从的小腹和下阴。

他的两个随从，竟然是要杀他的人。

青袍人吃了一惊，一声怪叫，疾冲而上，左手向正在飞翻下落的镇八方背影急抬。

斜刺里飞来一段连枝带叶的树枝，恰好击中抬起的左小臂。

一声崩簧响，一支铁羽袖箭折向飞走了，救了镇八方一条命。

青袍人已无暇追取镇八方的性命，一声沉此，转身剑出，反应迅捷无比。

两声金鸣震耳，人影各向侧飘退。

青袍人退出丈外，骇然变色。

一个黑袍人垂剑站在两丈外，头上戴了鬼面具，即使在昼间，也令看到的人心中发毛。

远逃出三丈外的镇八方，惊骇地拔剑戒备。

他的两个要谋杀他的随从，抱住被他端碎了内脏的小腹，蜷缩在地挣扎，发出濒死的哀吟。

“噢！你……”青袍人惊骇地叫。

黑袍鬼面人哼了一声，举步逼近。

“你身上也藏有一张鬼面具，不同的是。你的鬼面具尽皆獠牙，而我的

鬼面具没有獠牙。”黑袍人阴森森地说：“同时在你的怀中，怀有一块金色的鬼头信牌，那是认牌不认人的信符。你我双方，应该互相有所认识，本来彼此互不侵犯，尤其是配带鬼面具的身份很高，应该互相回避才是。”

“但阁下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，管了在下的家事。”青袍人大声抗议。

“难道你不知道昨晚情势已变了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贵方已严重威胁了我方的权益。你知道，权益受到威胁会有些什么结果。”

“原来……原来昨晚梅亭山咱们的外秘站，是被你们所挑的……”

“不错，你们的外秘站很多，内秘站也不少。外秘站的人戴黑头罩蒙面，内秘站的人戴鬼面具。昨晚一夜中，敝方的人居然找不到任何一处内秘站，甚感失望，也对贵方行动之秘深怀戒心。今天，可找到你们内秘站的人了，阁下愿意随在下去见敝长上吗？”

“你还奈何不了在下。”青袍人咬牙说：“贵方挑起纷争，必将两败俱伤，值得吗？”

“这一天反正早晚会来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但目下却非其时。”青袍人语气有点软弱。

“这很难论定，阁下，双方各展实力，到达某种境地，必定发生严重的利害冲突，打破平衡相安的局面，晚了断不如早了断，目下正是早了断的时候了，是贵方打破平衡局面的，因此虽非其时，也必须引发。现在，你我两人中，必须有一个人屈服，唯一解决之道……”

一声低吼，青袍人奋勇抢攻，剑起处电虹激烈吞吐，风雷骤发气势磅礴，一剑连一剑步步进逼，剑气涌发砭肌彻骨，攻势之凌厉惊心动魄。

鬼面人沉着地封架，闪动飘忽乍现乍隐，在漫天彻地的剑网中来去自如，偶或回敬一记神来之剑，必可将青袍人的剑势诱变为守势。

一刚一柔，棋逢敌手。

“在下留意你的左手。”鬼面人一面封招一面说：“一个剑术已到了这种境界的人，居然用袖箭杀人，必定另有其他更恶毒的暗器。你经过巧手化装易容，在下必须揭开你的本来真面目，就可以猜出你们的主子到底是谁了……”

青袍人的剑势陡然一变，飞腾的剑影中，突然出现三星若有若无的谈影，风雷声突然夹杂着异啸。

鬼面人剑势一紧，传出一连串奇异的轰鸣，然后人似流光，曳带着迅速逸出的剑虹，远退出两丈外，脱出青袍人可怕剑术的威力圈。

青袍人似乎也真力受阻、想追击也力不从心。

“该死的！我知道你是谁了。”鬼面人稳下马步厉声说：“破釜沉舟一博，以神驭剑有我无敌；这是山西解州唯我山庄星罗门绝学，星罗剑术中的追魂三星绝招。星罗门前后四代门人子弟中。练成这招是称剑术一绝毒招的门人，仅有五个半。你一定是那半个，仅能发挥一半的威力……你想走？”

青袍人一跃三丈，久斗之后，依然有余力飞跃而走。

镇八方是成了精的老江湖。及时侧倒，滚转。倒翻，反应超人。

青袍人逃走时的一枚三棱刺。划破镇八方的左臂外侧，如果镇八方不知道闪避，必定被射中心坎要害。

不但躲过一刺，也躲过随后追逐的鬼面人一剑。

鬼面人确是想毁了他的腿，防止他逃走，以便回来擒他要口供，却被他滚转躲过断腿之危。

他心胆俱寒，贴地急窜退入竹林，如飞而遁。

看了两人拼剑的情景，他完全丧失了斗志，唯一的念头是赶快逃走。

他镇八方只能镇住八方的地棍混混，镇不住这些剑术惊世骇俗的高手名家。

过去，他日空一切自命不凡。今天，被晁凌风打得信心全失，再碰上两个剑术可怕的神秘高手，他傲气全消，心胆俱寒。

“本堂有许多吃里扒外的奸细！”他一面飞逃一面心中狂叫：“要我去找柏大空的混帐东西也是奸细，我非宰了他不可。”

他这个老江湖，按理应该找大路向城里逃的，却精明反被精明误，怕在大路上容易被人迫及，而落荒逃命以为可能扔脱追赶的人。

远出两里外，突觉背心一震，双脚立即不受指挥，冲出三丈外，砰一声摔倒向前滑。

浑身发僵，好不容易抬起头，眼前出现青袍人熟悉的面孔，脸上有凶残的表情。

他心神一懈，生意全消。他即使想有所举动，也无能为力，脊心挨了一袖箭，死定了。

“不要怨我。”青袍人一脚踏住了他拔箭：“我必须杀你灭口。那个鬼面人很高明，但他对我的暗器怀有强烈的戒心，所以追不上我，我可以任意摆脱他，甚至随时都可能杀掉他。但今天，杀你比杀他更重要，所以你得死，你知道得太多了。”

他浑身一阵抽搐，意识逐渐模糊。

## 12

小村在艳阳下安静如恒，天底下似乎没有任何怪事，能打扰这些朴实农夫的安宁。

借住的晁凌风，已经外出打听消息。

村后的偏僻田野附近，有一座荷叶田田的池塘，塘岸柳树成荫，柔软的枝条在微风中轻拂，一切皆显得和平安详。

青袍人带了一名壮实的大汉。

两个人却带了三具尸体。

大汉拖了两具，一手一具毫不费劲。

“就摆在这里。”青袍人放下镇八方的尸体说。尸体已经发僵，背部被袖箭击中的创口，已经用剑加宽改变了创口，已经看不出是被袖箭所杀害的痕迹了。

“这里距村已在两里左右。”大汉也放下尸体说：“恐怕无法嫁祸给晁小辈呢。”

“笨虫，放近了反而不合情理。”青袍人说：“听我的安排，错不了，保证晁小辈有九张嘴，也无法分辩，跳在大江里也洗不清嫌疑……”

蓦地，右后方传来一声阴森的冷笑。

“真的吗？”冷笑的人接着说。

两人吃了一惊，火速转身向敌，左右一分。

是那位鬼面人，而且多了一位打扮相同的鬼伴，除了身材稍高之外，外表几乎完全相同。

青袍人脸色大变，本能地拔剑戒备。

大汉也拔出了狭锋单刀，大环眼凶光暴射。

“在下料到你阁下必定回来，事没办法，你无法向主子交代，所以一定会回来的，果然被在下料中了。而且你带来了同伴，在下的同伴也来了。”鬼面人阴森森的嗓音带有几分鬼气，面具内的双目更是冷电四射。

“你知道在下并不是怕你，只是不想因你而误事，所以走避希望你知难而退，你可不要料错了。”青袍人语气相当强硬。

“在下知道你的星罗剑法厉害。”鬼面人阴阴一笑：“铁羽袖箭和三棱刺更是追命的恶毒玩意。但在下也相信，你这半个星罗门人，绝对难逃出在下的手掌心，你心中比任何人都明白。”

大汉的大环眼，颇感诧异地狠盯着对面两个鬼面人。

“蒲老兄。”大汉向青袍人说：“这两个人，好像你的同伴；你们怎么啦？”

“同伴？”青袍人蒲老兄冷笑：“不错，兄弟的确有几个戴鬼面具的同伴，你也见过其中一两位，但你再留心看清楚，兄弟那些同伴的鬼面具画有獠牙，这两个家伙……”

“唔！不错，他们的鬼口中没画有獠牙。”

“所以，他们是兄弟的仇家。”

“仇家？好，交给我料理，让兄弟替你分忧。”

“小心他们的剑……”

“笑话！我昊天一刀吴猛，还用得着小心两个见不得人的混球？”大汉傲然地说，横刀向两个鬼面人大踏步走去。

“原来这么一个猪一样的家伙，竟然是江湖上颇有名气，天下三刀之一的昊天一刀吴猛，果真是人不可貌相呢。”鬼面人似乎颇感意外。

“这家伙一露面，我就知道他是昊天一刀。”第二名鬼面人说：“听口气。咱们的神秘强劲对手，并没将这家伙网罗在旗下呢！”

昊天一刀狭锋刀向前一引，怪眼彪圆。

“你两个见不得人的狗东西……”昊天一刀的吼叫声像打雷。

第二名鬼面人哼了一声，一闪即至，赤手空拳疾冲而上，毫无顾忌地近身，丝毫没将名震天下的三刀之一放在眼下。

刀光疾闪，风雷乍起。

鬼面人的身形诡异地闪动了两次，竟然从狂野的刀光中切入。

“劈啪！”耳光声暴起。

刀光一顿，昊天一刀狂乱地后退。

鬼面人不可思议的身影如影附形，紧贴在昊天一刀的左肩外侧，正是狭锋刀的威力圈死角部位。

“扑”肘重重撞在昊天一刀的背肋上。

昊天一刀狂叫一声，虎跳出两丈外，泼野地扭身挥刀，马步大乱。

鬼面人随昊天一刀的身形旋转，这一刀当然落空。

“扑扑！”掌狠狠地落在昊天一刀的左右颈根。

“我不信你能挺多少下。”鬼面人一面出掌一面说，这两掌昊天一刀如果没有深厚的护体内功相抗，脖子恐怕早就碎裂分家。

可是，昊天一刀受得了，但信心全失，狂叫两声，猛地一跃三丈，卽通通水声震耳，跳水逃命。

威震江湖的天下三刀之一，竟然被对方赤手空拳打得昏天黑地，刀成了无用之物，再不逃岂不其蠢如猪？

青袍人蒲老兄被鬼面人那不可思议的怪身法，吓得心中发毛，当机立断，左手暗地向在旁虎视眈眈，严密监视他的另一位鬼面人一扬，身形向后疾退，飞掠而走。

一枝袖箭，三枚三棱刺，快得令人无法看到形影。

可是，鬼面人早就暗中提防，暗器一发，人已移影换形换了方位。

蒲老兄远出五丈外，突然一剑挥出悚然后退。

前面，背手屹立着打跑昊天一刀的鬼面人，拦住去路，似乎早就在前面等候了。

一剑落空，鬼面人根本不曾出手拦截。

“你是星罗门出类拔萃五个半门人的半个。”鬼面人背着手缓步逼进：“丧门剑客蒲安，很好。阁下想必是内秘站的高身份主事人之一，在下要口供。”

“你……你休想……”丧门剑客厉叫。

“不是想，而是要。两个问题，阁下必须给在下完满的答复。”

“你少做梦。”

“在下经常做梦，人哪能一辈子不做梦？连白痴也会做梦。其一，谁替阁下牵线，投效你这位主子长上的？其二，你的主子长上是何来路，姓甚名谁？”

“废话少说！来吧！一比二，在下打发你们……”

“呸！你配？”

“在下……接剑……”

剑攻出了，左手的暗器也发出了。

剑是毒招乱洒星罗，攻向前面的蒙面人；暗器是三枚三棱刺，偷袭后面另一个堵后路的蒙面人。

剑和暗器全部落空，对手太强了。

“啦！”耳光声巨响。

“嗯……”丧门剑客踉跄侧闪。

正想挥剑自保，右小臂突然一震，被踢中手时，剑突然脱手飞抛。

“劈啪！”又是两耳光。

这两耳光他受不了啦！眼中金星直冒，口中牙断血出，无法抗拒的可怕掌力，似要化肌溶骨，可怕极了。

砰一声大震，他仰面摔倒，眼前已无法见物，绝望地双手乱挥以保护自己。

靴尖吻上了他的肋胁耳门，一连三脚重踢，力道千钧，足以踢破一流内功高手的护身气功，踢得他不知人间何世。

“在下的话，说一不二。”鬼面人阴森森地说：“不招，你一身零碎将会一件件掉散。”

“哎……”他痛得忍不住叫号。

“给你十声数招供，数！”

另一位蒙面人欠身应喏一声，开始叫数。

他浑身一震，如中雷殛

将人大卸支解，以及十声数逼供，还有说一不二……这些事，是江湖人耳熟能详的骇人规矩，高手名宿闻名色变的典故。

“我……我真的不……不知道长……长上是谁……”他崩溃了，声嘶力竭叫号。

“六……七……”另一蒙面人继续叫数。

“用……用一千两银子，招引我入伙的人，是……是太清道人……”

“太清道人？哪一个太清？”

“他……他是太……太清……”

“天下间没有一千个太清，最少也有五百，哼！你……”鬼面人冷笑：“说他的绰号，或俗家姓名。”

“我……我只知道他自称太清……其他……老天爷！有人给你一千两银子，请你掩去本来面目做杀手，任凭你掳财劫色，有许多同伴帮助你，听你指挥，你还要求什么？还犯得着去追究长上是什么人？何况如果不接受，就有性命之忧。我……”“你真的不知道？”

“真的不……”“那么，你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。”

“饶……命……呃……”

同一期间，晁凌风在东湖如愿以偿，找到一些他需要找的人，希望能澄清一些疑团。

当他出现在东湖时，便引起有心人的注意。他不怕有人注意，只怕没有人注重他。

到达通向紫虚观的小径，三个青衣人正好站在路口等候他接近。

“晁兄请了。”那位魁梧威猛的佩剑中年人，首先向他抱拳行礼打招呼：“在下已久候多时。”

“咱们认识吗？”他警觉地回礼，目光扫过左右两个年约四十上下，面目阴沉的人。

“在下程啸天。”

“哦！”他恍然：“青龙帮总舵令主八极灵官程令主，久仰久仰。”

“晁兄，在下奉帮主嘱咐，特来请晁兄移玉陈公套，帮主面致谢意。”

“奇怪！”他感到不是滋味，又是强行请客的：“似乎晁某已成为不少人认为可以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混混了。在下委实想不出猜不透，贵帮主安的什么心眼，随意派人招来挥去，贵帮主不知道在下忙得很吗？”

总舵令主的身份地位，可说仅比帮主副帮主稍低些，派总令主相请，可说是天大的面子了。

无如他连遭事故。尤其是不久前太极堂强请之后，难免心有成见，所以说话带有不满和火药味。

“晁兄，帮主确是诚意的。”八极灵官居然不生气，笑容可掬：“本帮的人，都知道晁兄正在追查沉船杀人的凶手，只希望向晁兄提供一些线索，别无他意。如果晁兄事忙，在下不敢勉强，请到右首的小亭小坐，在下当提供一些线索给晁兄参考。”

他的火气消失了大半，感到自己的态度有点过火。

“在下多少知道贵帮所获的线索，也概略了解这些线索似乎并不重要，

重要的线索贵帮并没找到。”他摇摇头苦笑：“谣言满天飞，谣言是靠不住的。”

“晁兄……”

“贵帮可曾查出江永隆与李世鸿两位乘客的线索？”

“这……正在查。”八极灵官一怔，两位同伴更是眼神一动：“敝帮正在积极清查每一位乘客的底细，牵涉的地面广，需要时间……”

“在下所查的方向，与贵帮不同，各查各的，贵帮请不必替在下费神。哦！程令主可知道北雷的下落吗？”

“北雷？晁兄找他……”

“请勿追根究底，请见告。”

“在武胜门外的新河洲，与东风西雨住在一起。”八极灵官欣然说；“这家伙好像有病，由东风西雨两个老凶魔保护。晁兄要找他，在下愿为前驱。但不瞒晁兄说，敝帮的人惹不起这些魔头，无法全力相助。”

“只要令主指引在下前往，就感谢不尽了。”

“陈分舵主廖分舵主，你们先回总舵返报。”八极灵官向两位同伴下令：“本令主与晁兄前往新河洲走走。晁兄，咱们走。”

晁凌风注视两位分舵主片刻，他知道廖分舵主这个人，武昌分舵的分舵主分水犀廖勇，在江湖颇有名气。

武昌分舵，指东面的武昌县，而非目下的武昌府城。

总之，青龙帮高手云集，各地的重要负责人分舵主，已经应召赶来应变了。

两位分舵主对他的态度相当谦恭，客气地抱拳告辞，但直待他和八极灵官走后，方离开原处动身返回府城。

新河洲是江边一座小洲，有一条小沟隔开，其实是陆地的一部分，不算是洲，上面住了百十户人家，距府城不过五里左右。

八极灵官非常热心，沿途为他解说三凶魔匿居处的形势。

新河洲是青龙帮的势力范围，当然事无巨细皆在帮众的有效监视下。

他不希望青龙帮介入，因此一过洲上的小桥，便请八极灵官回避，独自进入洲上的唯一小街。

这一带全是些简陋的民宅，正是藏匿隐迹的好地方。

他停在一座稍像样的民宅前，先察看左近的形势，这才上前叩门。

大门拉开，一个短袄已成灰色的中年穷汉当门而立，讶然打量他这位人如临风玉树的公子爷。

“哦！公子爷有事吗？”穷汉惊讶地问。

“在下姓晁。”他笑笑：“贵宅住了三位大叔，都是佩刀挂剑的人，其中一个姓雷的患了病，没错吧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在下是他们的朋友。”

“朋友？公子爷……”

“对，朋友。你去通知他们姓晁的来了，他们就会出来啦！在下在外面等他们，劳驾。”

“好的，小的这就……”

活未完。门内有人伸出手，将穷汉往里拖，接着钻出东风和西雨两凶魔。